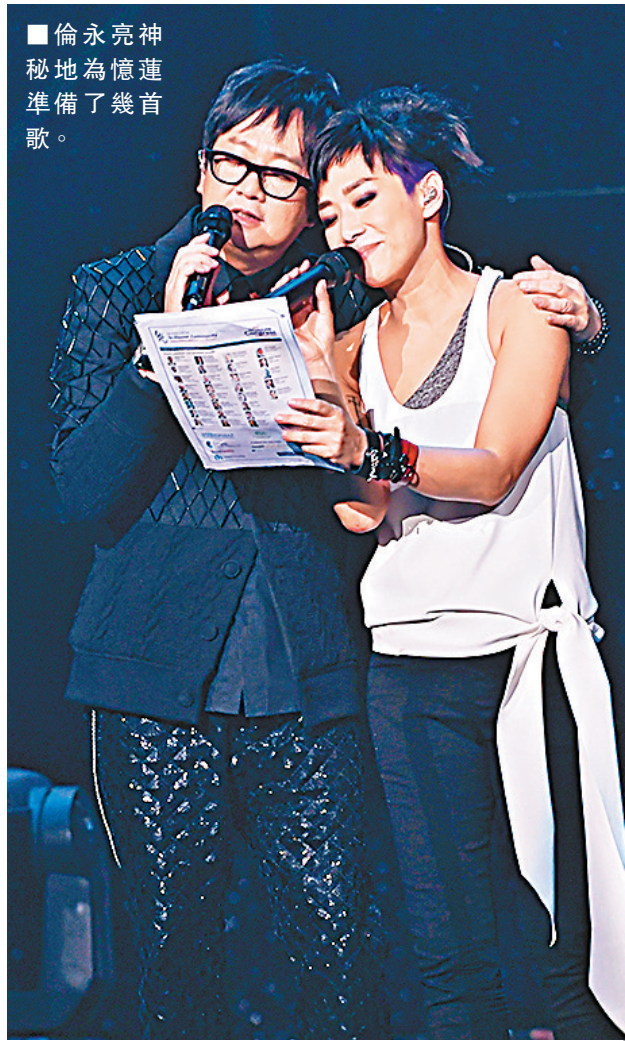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一連四場紅館騷圓滿結束，憶蓮與幕後人員開心慶功。



■憶蓮男友恭碩良任鼓手。



■倫永亮神秘地為憶蓮準備了幾首歌。

發放正能量 籲港人帶笑過每一日

憶蓮甜笑談友情愛情之別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思穎）一連四場《2016 林憶蓮 PRANAVA/造樂者》世界巡迴演唱會前晚假紅館順利結束，憶蓮對音樂總監倫永亮大方說「我愛你」，但對全程在台上打鼓的男友恭碩良則相當吝嗇，毫無表示。憶蓮其後甜蜜解釋這是「友情」與「愛情」之別。當晚憶蓮在台上繼續發放正能量，呼籲大家帶住微笑度過每一天，延續港人積極正面精神。

前晚到來捧場藝人有周麗淇、莫文蔚，以及睇足四晚的契爺胡楓。這夜憶蓮笑不停、喊不停，開場時已預言會是「紙巾」之夜，果然是「喊包」上身，其間多度以紙巾拭淚，自嘲是「輪盡王」的她真的沒錯，在台上時不慎被鞋跟勾住喱士裙邊，要由工作人員救駕，最搞笑把擰鼻涕聲音入了咪，笑爆全場。憶蓮突然感觸眼濕濕道：「覺得香港是超級好城市，好方便，國際大都會，好安全，但現在感受到香港少了一份微笑，希望今晚每個人睇完演唱會帶着這個微笑繼續過每一日，將微笑傳開去給你身邊接觸的人，我每日都努力實踐，希望大家都這樣做，因為我們好愛香港，我們的城市可以蓬勃，要延續香港人積極面對精神，這責任我們一齊來分享，交給大家，應承了我便要做。」說畢後忍不住輕拭淚水。

向倫永亮說「我愛你」

憶蓮的兩位「愛人」倫永亮和恭碩良均在台上，前者是合作無間的夥伴，後者是正印男友，但見觀眾對倫永亮反應更熱烈，憶蓮更公然向倫永亮說「我愛你」，鬼馬的倫永亮即指向恭碩良方向，憶蓮甜笑說：「這種愛和那種愛不同，不可以混淆。」而倫永亮大讚憶蓮是代表了香港樂壇上的「國寶」，安哥時，倫永亮神秘地為憶蓮準備了幾首歌，他笑說：「之前憶蓮一直不肯唱，你畀畀我一路好走，臨瓜柴前有美好回憶。」隨後兩人合唱《明天醒來時》，倫永亮再要求唱《無憾》，好讓他死而無憾，合共安哥了五首歌，以《至少還有你》作終結，唱到凌晨12時罰錢收場。

分外感觸喊足四晚

憶蓮受訪時坦言很感動，「喊足四晚，因為歌曲代表自己和跟歌迷成長的回憶，分外感觸，當見到大家開手機的燈，這畫面如像佈滿

星星很漂亮，全場又一齊合唱好開心，我特別提到對香港感情，是想大家帶到正能量和微笑出去，這需要大家努力，每人要出一分力，（見到香港的新聞特別感觸？）新聞向來都有好多，主要是生活入面、城市入面希望見到多些微笑，其實可以做到，正能量可以散發出去。」

憶蓮在台上表示跟倫永亮和恭碩良的「愛」不同，她自爆說：「咁係唔同嘛，一種友情、一種愛情，好明顯啦，（第一次公開講愛情？）我第一次公開講咩？唔係呀，我成日都有講！（為何沒有公開多謝男友？）每個樂手都有多謝，無須特別多謝佢，咁好偏心。」

至於有歌迷在網上買票被騙要報警求助？在旁的台灣工作人員即擋駕指憶蓮不知此事，而憶蓮也沒聽過。主辦單位太陽娛樂就呼籲大家循正確途徑購票，免招損失。



■憶蓮前晚繼續「喊包」上身。



■莫文蔚捧場打氣。

選歌照顧「孿直」歌迷



當倫永亮（Anthony）在憶蓮最後一場「造樂者」PRANAVA 個唱 Encore 部分時向她說，如果她能演唱以下曲目一次，他便「死而無憾」，也算很好地送他「上路」，意謂可安心進行接下來的世界巡迴演唱六月的台北站。Anthony 的幽默即惹來哄堂大笑。原來他要求憶蓮唱的是1994年他倆在L.A.灌錄大碟「SANDY 94」的side-track《明天醒來時》及《無憾》。

今次以「造樂者」PRANAVA 為主題的個唱給憶蓮的Die Hard Fans帶來很多期盼，以為她會比2007年的「全冷門」個唱去得更盡，所選

曲目會更為深奧、難明，而並非一些大路、易上口、廣為人知的作品。孰料憶蓮的歌迷在臉書議論紛紛，認為憶蓮這次小題大做，什麼發掘「音樂之源」的演出，其實只是憶蓮的「30周年今曲夜」，大炒「冷飯」，是2002、2005、2007、2011、2012的個人演唱「大雜錦」。

筆者是四場中三場的座上客，她的樂迷及樂壇其中一位填詞人向筆者說，憶蓮的樂迷是眾多本地女歌手中，口味最「腌尖」的。每次憶蓮開個唱在選曲、曲目安排及編曲方面，除了配合每次個唱特定的主題外，她會從善如流，先做「民意調查」，才選擇最合粉絲口味的 Rundown。所以憶蓮每次開個唱前，內部認購

一早爆滿。

有人認為，憶蓮的「同志」粉絲特別多，品味與主流不同，愛聽冷門歌，實在那些「同道中人」愛聽side-tracks的忠心粉絲多年來都渴望女神以冷門歌與他們傳情，但都是一廂情願，憶蓮還是照顧大路歌迷為上。不過，這位「同志女神」也相當「識做」，她解釋今次選唱歌曲定為「金曲夜」是有隱衷，暗指歌迷「難服侍」需照顧兩種Fans，所以最後都唱到紅館「罰錢時間」。又承諾考慮開Part Two，使「孿直」歌迷同樣滿足離場。「同志女神」亦開始明白一個道理，要長青下去其實能「入屋」最緊要。

■文：比爾



■學友親述與王家衛減少合作的原因。



■學友笑指對《癡心的我》記憶深刻。

拍《癡心的我》改變一生

學友嘆假戲真做有手尾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梁靜儀）張學友與導演舒琪昨日到演藝學院出席《電影的張學友與張學友的電影》對談講座，並播放學友入行以來多部電影片段，學友更大談當年一片定情的太太羅美薇令他改變一生。舒琪談到當年有份宣傳學友跟太太羅美薇主演的《癡心的我》，學友笑指這部戲記憶好深，聽聲已知畫面，更改變他一生：「呢個都係好重要的訓練，原來拍戲就真係拍戲，如果當真就會有手尾，之後我咪知囉，第一部唔知嘛，拍戲以為要好真，當時仲後生嘛，所以咪影響一生。現在叫我錫一萬次都唔會再敢發生咩事，戲完就完喇，唔好搞，但當時的感覺揮之不去。」

學友當年憑《喋血街頭》飾演的輝仔一角，曾獲提名角逐1991年金像獎「最佳男主角」，但最終落敗，學友看罷《喋》剪輯片段後不禁帶笑

說：「演得幾好呀，咁都無，我諗都係無。」之後大會又播放學友奪金馬獎「最佳男配角」的電影《笑傲江湖》片段，學友又說：「我都唔知點解會拿？但我唔深究，其實拿唔拿都無所謂。」到播出學友與已故好友梅艷芳合作的《男人四十》片段時，他更輕抹眼角。

認跟王家衛關係有變

學友亦分享到跟王家衛合作《旺角卡門》、《阿飛正傳》及《東邪西毒》三部電影的點滴，學友指認識王家衛時，自己正在拍劉鎮偉的《猛鬼差館》，對方是一名編劇經常走來，於是大家經常坐在街邊傾偈，後來對方做導演亦義不容辭去演，直到拍《阿飛正傳》大家的關係才有變：「戲中我做一個好簡單的表情，做了60次，之後王家衛就話『算喇』，

之後他行開咗，咁我（個心）好唔舒服，如果一開始識對方是導演，我心甘命抵，最慘我識他時是一個朋友，我自己分唔開，『點解你會咁對我嘅？你話畀我聽邊個take先得？』我完全唔知道，開始我覺得做演員有啲辛苦，空間好細，我想去表演，但做緊一啲自己唔知道嘅嘢唔知點好囉，呢個係我後來少同王家衛合作的原因，但王家衛都係一個有才華及出色的導演。」

上世紀九十年代拍了不少電影的學友，到2000年突然減產，他解釋因大女兒出世及想生活有改變：「我現在50歲，唔想好似以前咁癮居過咗人生每個階段，所以就減產，但又未至於有人逼。」之後有席上觀眾問學友最鍾意哪個角色？他笑說：「現在拍《暗色天堂》便係話係呢部，因為自己現在識撈。」

JW 拒學G.E.M穿「尿片」褲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思穎）王灝兒（JW）昨日到電台宣傳新歌《多少年》，預計年底推出新碟。相隔6年沒有開騷的她，希望新碟面世後在8、9月舉行音樂會，加上甚少搞歌迷聚會，所以想趁音樂會跟歌迷聚一聚。

JW表示會提議公司多搞歌迷聚會，近日更開設Facebook fanpage，與粉絲拉近距離。JW新歌《多少年》推出後，反應不俗，她開心的表示MV網上點擊率已逾一百萬。近日G.E.M在舞台所穿的

「尿片」褲劣評居多，對此，JW有留意報道，但就很難下評論，「每個人衣着品味不同，最重要是有自信，我們也甚少談衣着問題，（你敢穿嗎？）不可以，因冬天吃得太多，待夏天時再考慮。」



■JW提議公司多搞歌迷聚會。



■吳業坤

坤哥揸新車 年內撞3次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思穎）吳業坤，葉麗儀、泳兒、石詠莉，吳若希、許廷鏗等昨午在將軍澳電視城為「IFPI香港唱片銷量大獎頒獎禮」進行拜神儀式，早前醉駕犯錯的羅鈞滿就因病缺席。

日前發生車禍的坤哥表示：「很多人以為我受傷，我並沒有大礙，當時情況是在停車場泊好車，望向後面車輛時亦已停定，可是回過神發覺自己的車子給撞凹擦花少許，最後報警備案，不過事發後雙方都以禮對待願意私下和解，不作追究。」坤哥指自己已有三年車牌，之前的一架舊車時就沒事發生過，但這架

車撞不足一年便撞了3、4次。對於羅鈞滿醉駕一事，坤哥表示之前有一起主持《勁歌》，但加入《愛·回家》後便甚少見面，也是從報道上知道此事，相信他這時間要處理事情，所以仍未問候他，但自己絕不會飲酒揸車，笑言沒飲酒都不停撞，飲完還得了？總之千萬不要累人，大家安全為上。

泳兒透露已把母親轉送到中風病人專科醫院，希望媽咪多做物理治療，現時媽咪情況可以張開眼，臉色不錯，但意識不多。

石詠莉首次有份角逐IFPI獎項，興奮得徹夜難眠。說到其男友鄧健泓在網上放上巨型讚戒，並留言「你願不願意？」石詠莉笑說：「他是鬧着玩同大家開玩笑，如果是這樣大隻我都驚。」

燈光師周永光膺「專業精神獎」



■周永光

面設計，仍是以各位最佳男、女主角候選人包括張家輝、梁家輝、張學友、劉德華、郭富城、湯唯、楊千嬅、張艾嘉、林嘉欣及春夏之造型照組成，各位候選人配合大會主題「童聲同戲」作懷舊打扮。

另外，本屆之「專業精神獎」得主為資深燈光師周永光。他拍過數以百計的電影，當中以吳思遠執導的《法外情》為他本人的最滿意的作品。2002年，周永光本來打算從燈光師的崗位退休，但他出色的手藝令他年屆78歲仍退而不休，依然活躍影圈。